

影印

文淵閣四庫全書

第七二三冊

北京出版集團公司
北京出版社

本冊目次

御覽經史講義(二)

清 蔣 溥等奉敕編……一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御覽經史講義卷九

詳校官中書_臣潘有為
編修_臣倉聖脈覆勘

覆校官編修_臣汪鏞
校對官中書_臣陳林
謄錄監生_臣王永年

欽定四庫全書

御覽經史講義卷九

書經

欽明文思安安

監察御史_臣熊學鵬

蔡沈曰欽恭敬也明通明也敬體而明用也文文章也意思也文著見而思深遠也安安無所勉強也言其德性之美皆出於自然而非勉強所謂性之者也

欽定四庫全書

御覽經史講義
卷九

臣謹按千古之治法必本乎千古之心法以為基千古之心法必本乎一念之兢業以為主欽者即兢業之謂也堯之德性純粹自然無一不臻於至善而史臣欲狀其心體必首之以欽而後由明而文而思而至於安安可見聖賢之實學其造詣足以臻神化之境而持於宥密者皆此曰明曰旦之精誠帝王之治功其聰明足以當憲天之重而凜

諸神明者皆此亦臨亦保之意念蓋人之心敬則
定定則靈靈則足以燭萬幾之變雖當紛紜擾攘
之會而是非曲直立辨於當前而不惑其所以能
明者由其欽之所積而成者也迨心體明矣而欽
之功仍不懈而後有經有緯章美內含足以經綸
天下之大經而燦然成文者皆由其欽之所久而
著者也夫欽之功既貫於文之內而文之中仍載
其欽之心於是凡有所思自足以通微而作睿蓋
宥密之理萬物皆備無往不通而敬以直內所以
思慮之所及周乎上下貫乎始終可以範圍天地
而不過曲成萬物而不遺其思之深者欽之能深
思之遠者欽之能遠也蔡沈謂敬體而明用臣愚
以為敬之體既立則明與文思皆其用也惟是四
者之德俱人之所當有俱人之所當安而欽之功
有未至則四者之德有未純堯則天理之流行與
此心之不息者渾合而無間無往非欽而若不見

其欽之勞無往非明而若不見其明之迹無往非
文而若不見其文之煩無往非思而若不見其思
之苦堯之安安而無所勉強者即孔子所謂從心
所欲不踰矩也抑臣更有進焉安安之義非僅指
心體而言也凡人之身敬則安怠則危記稱君子
莊敬日強蓋言戒慎恐懼初猶勉強矜持久之而
天君泰然百體從令無往而不形其安適非若紛
華靡麗之境聲色貨利之途止圖取快於一時而
其實身與心皆不勝其紛擾也故為人君者誠能
以欽為主乾乾夕惕無往非顧天命畏民畏之心
不使宮室服飾之得以役其精神不使宦官宮妾
之得以移其志慮操存熟而疵累捐履中蹈和內
以之建極外以之綏猷將見天地位萬物育天下
萬世共仰有道之長矣又安見致治之隆不足媲
美於唐虞之際也哉

書經

克明俊德以親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
協和萬邦黎民於變時雍

監察御史臣彭肇洙

臣謹按帝王之業以天下為量帝王之學以一心
為基心之所具者理可喻諸天下而漸積漸推漸
推漸滿至於無所不被無所不極而要非於本然
之量有所加堯典克明俊德數言本末源流至該
至備其言君道也夙乎尚矣何也人君與天下相
接者身而堯典不言身而言德明乎人心之不言
而同然者理從其初而人情之不行而自至者功
歸於獨也蓋德之原於生初者無所不具近而家
邦遠而天下皆性分之不容辭而功之積於幽獨
者無微不彰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皆功力之
所必至有其不容辭者而德乃可以言俊有其必
可至者而明之功乃可以言克也苟況有言儀正

欽定四庫全書

御覽經史講義
卷九

四

而景正盤圓而水圓孟方而水方此其感應之機

捷於影響而其實在功夫則此書篇首欽明之兩
言盡之蔡西山曰敬體而明用言心主一而無適
則精神團聚絕乎物之所以緣心常惺而不寐則
志氣警嚴覺乎私之所由伏推斯旨也謹好惡慎
言動精取舍公是非可以使賢者服教愚者畏威
通者式型遠者向化故其言九族也近而寡妻兄
弟僕隸暫御之徒統是其言百姓也上而臣僚統
是其言萬邦也極之凡有血氣者統是要之其言
明德也所謂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無不統是
也洵乎德無不明乃俊明亦無定以克明為定也
且夫修德有功而養德尤在防其弊逸則隳德周
公曰君子所其無逸矜則隳德易曰君子以虛受
人肆則隳德禮曰君子莊敬日強安肆日偷不學
則隳德說命曰惟學遜志務時敏厥修乃來允懷
于茲道積千厥躬循此數端而體之以不貳持之

欽定四庫全書

御覽經史講義
卷九

五

以不息則上與唐堯並稱無難焉又何三代以後之足云乎哉

書經

帝曰咨汝羲暨和朞三百有六旬有六日以閏月定四時成歲允釐百工庶績咸熙

監察御史_臣陳大玠

_臣謹按歲無定日閏有定法朞者一歲之足日也歲者一歲之省日也閏者補三歲之省日湊為三歲之足日也又按每歲所餘六日為氣盈所少六日為朔虛氣盈而不置閏則朔晦弦望差朔虛而不置閏則春夏秋冬差閏所以消其盈而息其虛也然一歲只有三百五十四日而經云朞三百有六旬有六日何也此一歲大率之數也蓋今年立春到明年立春二十四氣全數有三百六十五日零二十五刻以二十五刻當一日舉全數而言故曰三百有六旬有六日也二氣為一月合二十四氣該三百六十五日零二十五刻此氣盈之溢數也十二月有六小月此朔虛之虧數也二者參合

而置閏此不易之定法也若夫天與日月之行氣
朔之盈虛而不置閏則時且不定歲且不成何以
示信於民使之及時而趨事乎閏之有關於天時
人事如此左傳曰閏以正時時以作事事以厚生
生民之道於是乎在故春秋於文公閏月不告月
則書之明非禮也胡傳曰占天時則以星授民事
則以節候寒暑之至則以氣百官修其政於朝庶
民服其事於野則主乎是焉耳矣周禮閏月王居
門中蓋告朔之禮天子居宗廟閏月居門中文公
以閏月為附月之餘而不行告朔之禮故春秋書
之可見居門之典廢如奉天授事何書稱堯欽若
昊天敬授人時凡為君者以欽若為心以敬授為
事如堯典所云作訛成易以之信治百官則既定
之時順時令以趨事既成之歲順歲功以告成自
然眾功畢舉而咸熙矣嘗讀幽風七月之篇自一
之日二之日以至九月肅霜十月滌場其間流火

授衣于耜舉趾計一歲四時十二月無非為小民
衣食計而預策其萬全也又以見其長幼夫婦老
少上下皆有皇皇服事一息不敢自安之意焉至
於月雖有閏而時則不易惟依四時之令序舉月
令之事宜如行慶施惠聘士禮賢勞農勸民賞事
恤孤及與公卿大夫共飭國典時令以待來歲之
宜不論閏在何月皆有每月之政可舉而行之也
玉藻載聽朔於南門之外閏月則闔左扉立於其
中蓋月閏於春夏則闔青陽明堂之左扉月閏於
秋冬則闔總章元堂之左扉而必於南門者繼明
照于四方凡以勤民也是以上無日不勤卹其下
下無日不勤服其事將幽風可載詠矣若夫臣隣
以時交儆喜起以時賡颺其於欽若敬授之旨庶
幾先後有同揆也歟

書經

以閏月定四時成歲

監察御史臣歐堪善

臣謹按自古帝王未有不敬授人時以釐百工而熙庶績也蓋大撓初定而葭管飛灰以十二律定十二月之候寒暑往來不愆其序作訛成易各循其期此歲功所由成萬化因是而彰也粵稽帝堯命羲和以置閏之法有曰以閏月定四時成歲夫

欽定四庫全書

御覽經史講義
卷九

十

每歲三百六十日者一歲之常數也顧天行至健一日遶地一週視日為過一度日之行亦遶地一週而比天退一度積三百六十五日有奇天與日復相會於初起之度則天運一週而為一晷晷之數較之一歲之常數多五日有奇是為氣盈若夫月與日會每月之際不足三十日止二十九日半以一歲三百六十日常數較之又少五日有零是為朔虛合氣盈朔虛計之每歲多十日餘至三歲

欽定四庫全書

御覽經史講義
卷九

十一

多三十餘日使不置閏以歸其餘則歲之日不盡乎晷之日晷之餘日又積為歲之餘月何以定四時而成歲功乎故必以餘日置為閏月三歲一閏五歲再閏十有九歲七閏使盈虛消息氣朔分齊然後春夏秋冬四時之節候不差而歲功以成此古今置閏之法而釐定四時之大要也若乃聖天子當陽乘乾體坤出震繼離春則布德和令夏則勞農勸民秋則選士厲兵冬則飲蜡報賽順月令之經布四時之政陽不愆而陰不伏暑無怨而寒無咨聖人則因時制宜所謂仁為春溫義為秋肅者此也雨暘或至愆期旱澇不無致警聖人則因時補救所謂裁成其有餘輔相其不足者此也由是繪無逸於松軒圖幽風於紫殿朝乾夕惕時凜欽若昊天之心旰食宵衣不忘撫辰凝績之意天道順於上則四序以正八風以平分至啟閉銖黍不爽適符乎一閏再閏之期人事周於下則體元

在君心調元敷萬化剛柔喜怒張弛咸宜不爽乎
二氣五行之度如此則太和翔洽民康物阜時雍
風動之休舉積諸此矣豈惟是馮相之所司保章
之所掌而已哉

書經

輯五瑞既月乃日覲四岳羣牧班瑞于羣后

修撰臣金姓

集傳曰周禮天子報冒以朝諸侯鄭註云名玉以
冒以德覆冒天下也諸侯始受命天子錫以圭圭
頭斜銳其冒下斜刻小大長短廣狹如之諸侯來
朝天子以刻處冒其圭頭有不同者則辨其偽也
輯五瑞徵五等之諸侯也既見之後審知非偽則

又頒還其瑞也

臣謹按集傳引周禮註自是後世制度於唐虞時
事不合請先列執冒諸說參錯之處因推唐虞不
應有此制度之理然後斷以本書前後可自相印
證之文周禮大宗伯作六瑞王執鎮圭典瑞王晉
大圭執鎮圭小行人成六瑞王用璚圭並無執冒
之文唯考工記玉人乃云天子執冒四寸以朝諸
侯蓋即周書上宗奉同瑁之瑁周制有之其始自

唐虞未可知也玉人疏曰璫方四寸邪刻之浚儀王氏曰以一璫冒天下之圭則公侯伯之圭濶狹等也此璫唯冒圭不冒璧夫圭之長短具見於大行人與玉人若其廣狹之度則禮記雜記曰圭公九寸侯伯七寸子男五寸博三寸厚半寸剡上左右各寸半蓋長短異而廣狹同故王氏謂以一璫冒之至子男亦云執圭似亦可同用一璫顧他書並云子男執璧不云執圭當以執璧為是璧與圭

異制圭長而璧圓欲為之冒勢不得以斜刻者合之然斜刻之外無他說今書傳圖璫下作偃月形似可冒璧反不可以冒圭與斜刻之說不合王氏知鄭註所云不可以冒璧故謂此璫惟冒圭不冒璧至於冒璧之制略無考證是圭有冒而璧無冒也豈執圭者必須按驗執璧者無待稽覈耶集傳於上宗奉同璫乃直云邪刻之以冒諸侯之圭璧此說尤欠分曉蓋璫之出於周制者至漢已不得

其詳解經者乃等而上之以證唐虞之事其說固未可據也且夫堯舜之世亦安有設此制度者哉當時風氣其善惡著見者非大神聖即大凶頑其餘類皆敦龐純樸未嘗有機巧詐偽若後世私刻符篆之為者如謂受命於天子而忽焉毀失其守器聊贗作用之固無此理如謂爭奪竊據事不上聞其人不負固而入朝乃以偽作之圭璧取敗此尤事之所必無也即後世巧詐百出亦祇假符篆

以暫售其奸寧有久假不歸儼然蒞官治事甚至敢於朝謁以圖徼倖者乎聖人立法以防患於諸事固宜有節信以相稽考至諸侯朝見亦必驗圭璧以辨真偽則不特事有所不必而於理更有所不可夫諸侯之恭順與否職事之修舉與否應蚤在天子洞鑒中若待其來朝而始辨其真偽非所以示諸侯明也諸侯來朝正宜推誠禮接乃疑所不當有之事始朝則必驗之屢朝則必屢驗之非

所以示諸侯信也彼不藉此以作奸我先逆詐以相待實用之固不足以禁制名存之亦徒顯其猜防非所以為天下後世法也此於周制亦未為盡善而謂堯舜之世必出於此乎然則書之本意如何曰此五瑞即下文五玉輯五瑞者即下文以五玉為贄也班瑞于羣后者禮受幣不受玉故聘義曰已聘而還圭璋蓋來朝則斂之朝畢則還之此固禮節出入之常其輯也非為呈驗而進之其班也非為驗畢而給之也下文言朝方岳而用圭璧此言朝京師而用圭璧文異而禮無異即下文柴望秩于山川亦與上節類於上帝望于山川同也細繹本文其義自顯集傳乃引執冒之制疏辨偽之義殊非聖人心事尤與唐虞時事不類是不可以不辨然則周固有冒其義如何曰刻其下端而虛其中是即冒之義也但應如鄭註覆冒天下之說不必謂專以冒圭圭銳上以仰承瑱誦下以俯

納主臣之義已具於此又何必取其脗合以為用哉

書經

敷奏以言明試以功車服以庸

編修臣何其睿

蔡沈曰敷陳奏進也周禮曰民功曰庸

程子本義曰使人各陳其為治之說言之善者則從而明考其功有功則賜車服以旌異之其言不善則亦有以告飭之也

臣謹按古者帝王治天下將舉天下而使之皆安

欽定四庫全書

御覽經史講義
卷九

十八

政無不興而民無不乂則必任賢者而與之共之於是制百司之官定大小之職而又為之異其車服以榮之視其功能以畀之馭吏之權備策厲之方至矣蓋天下至大天子不能自為也內而左右卿士之是資外而方州羣后之是藉左右卿士所以佐王者宣職而布業方州羣后所以代人主理物而奏平於是欲得其人而用之盡當其才而無有所失此誠未易言者而要其所操之術有三曰

有所以取之有所以任之有所以鼓舞激勸之使

有所大服而共奮而已矣所謂取之之道者何也

凡人之賢不肖其初未能辨也雖聰明神聖之主

亦安能無所據而知之惟觀其言而後能否有可

審矣更為察其言之果善與否而後短長益以定

矣吾即其言以取其賢且能者而去其不能者則

賢能者將無所遺而不能者殆無自而進此取之

之法之必嚴也且夫既已取之則誠將為可信而

欽定四庫全書

御覽經史講義
卷九

十九

遂以用之雖然信之太銳而委之遽專事不期於責成而效無所實覈則雖言取之而人皆將飾言以相欺更以官予之而安保其治官之無驗古者聖人知其弊之必至乎此而患之不可不防故於其所以取之者常寬而所以用之者尤至慎示其職事以命之又為之丁寧以告戒之又為之限年以課之立法度以考之雖予之官而誠未欲遽處之也試之以所守以觀其廉試之於所利以觀其

正試之於所難以觀其通試之於所不樂以觀其
久試之民以觀其仁試之績以觀其備然後知其
誠能矣誠賢矣則舉之不嫌過驟而任之可以終
身帝王所操以待天下使天下之賢者鼓舞而不
倦其不肖者甘自引伏而不敢萌徼倖冒進之思
者無他惟取舍當功咎昭與賞罰正而已夫聖王
之世萬無簡賢棄能之事而但使爵命之重章服
之榮賢不肖混淆而無以自別則天下方將不以
為貴而後無所勸惟取其賢且能者授之官而尤
必考而核之使有其實者乃得居其位而章其物
與器然則何功之勿興何治之勿致此唐虞之法
之所以至善而不可易也

書經

敷奏以言明試以功車服以庸

編修臣王居正

程子曰敷奏以言者使各陳其為治之說言之善
者則從而明考其功有功則賜車服以旌異之其
言不善則亦有以告飭之也

臣謹按帝王之治天下也莫要於安民莫急於察
吏夫察之則必思有以考之考之而得其名與實

之真矣然後黜陟之典行而勸懲之法立使夫百
爾臣工咸曉然知聖天子所加意而作興者凡以
為民也則將循乎其名以既乎其實舉相勉於慈
祥愷悌之循良而吏治民風乃日臻於淳古昔者
舜有天下巡守之後繼以述職躬拒蒲穀輯五瑞
而來朝東西朔南周四年而報政當是時羣牧考
羣后四岳考羣牧而天子坐明堂以聽之慶賞黜
罰出自一人而四方羣后舉帖然奉守其政令而

莫之敢有異議猗歟盛哉典綦隆已雖然舜豈徒為是以聳動人心粉飾太平而已哉民生之苦樂不齊風俗之淳澆各殊四方情形苟一日不周於睿慮則上下之情遂隔而不通夫承天子命以撫我兆姓而悉其疾苦同其好惡者岳牧羣后也苟非使之盡其言而陳之何以考厥職而達下隱乎舜是以有敷奏之典聽其已行之政事審夫民功之修廢而其言之善者則又察其功之及於民也孰小孰大孰虛孰實執行之於目前而驟效孰要之以久遠而後成不貴空言無補而必求言底可績考之者不厭其詳而得人乃真覈之者務窮其實而法立知勸蓋至是而車服之旌不敢濫也亦不敢緩也無或吝也亦無或僭也始之以好問好察之虛心終之以黜幽陟明之實政考課有法而吏治澄清其斯以為有虞之治乎竊以為古今不易民而治帝王不易法而理今之督撫州縣亦猶

是古之岳牧羣侯也其三年大計八法卓異之條亦猶是古之三載考績敷奏明試之典也乃上古政簡而俗樸其察之也尚易後世事繁而情變其察之也較難於此而振綱提要則督撫表率之道不得不講矣且夫為督撫者亦非敢徇請託通苞苴也而務安靜者或過於姑息任意見者更或誤於迎合巧佞之吏不能實心教養而善應對工周旋甚似才能有餘司道多喜為稱讚督撫耳熟先入之言一見巧佞者之應對周旋遂以為真能員矣如是而舉錯之間能無誤乎然則察吏之要其何道而可詩云豈弟君子民之父母可知愛民為循吏之本而督撫之所以定其賢否差其高下者要當以是為權衡焉是故其言之至吾前者有詳有稟而察其注意所在果能曲體民瘼否耶其事之入吾耳者有興有革而觀其措置所本果能深得民心否耶從民起見則褒之薦之不以悃悞無

文而薄其人不從民起見則飭之劾之不以小善可喜而獎其才且也城府不設於胸如水之清如鑑之空而揣摩迎合之漸無自而萌愛憎不假以私如衡之平如矢之直而登薦彈劾之舉悉協於公審如是也庶幾賞罰合宜而吏治以清守令得人而民事以理唐虞之治不可復見於今日哉

書經

敷奏以言明試以功

編修臣 李友棠

臣謹按聖王之治天下也必有以攝天下之分職使天下之言與事無不昭灼於上而後布理而無難此其事非行奏試之典不可蓋五服羣后散處寰區其間耳目不常接聲靈不常親即有邁等之勲殊尤之治而下不得達上不及聞將何以勵人

材而成政理乎此敷奏以言明試以功虞廷必於五載巡守之日為兢兢也上古之世結繩而治政簡風淳無藉於書契之煩文告之命未嘗考言何所事於述職未嘗詢事何所事於功載至於有虞以天則當其中以際則逢其盛以百官萬民則極於明察侯甸采衛之遠近有不齊田地貢賦之上中下有不山川之封濬九州之沿革布在羣后者其言亦至蹟耳於此而置之則其言未免過輕

於此而驟進之似其言過重而不得以既其實即

其所長而試之更端之際因其已效而試之再事

之餘工虞水火易之地而見其殊才歲月日時需

以年而知其異等至是而所言之功可見矣考言

與詢事兼施明目與達聰並用豈以天子之聖神

文武而必事委曲煩重之數哉凡以散不如統虛

不如實聞不如見人材非此不勵政理非此不成

其難其慎惟和惟一舜之課績正以是耳不然四

欽定四庫全書

御覽經史講義
卷九

二十六

岳九官十二牧當時之臯夔稷契成允成功固已

如彼矣豈顧有疑焉而必加之意乎誠重之也

書經

欽哉欽哉惟刑之恤哉

監察御史臣廖必琦

朱子曰欽哉欽哉惟刑之恤夫豈一於輕而已哉

大率是說刑者民之司命不可不謹如斷者不可

續乃矜恤之恤耳

陳雅言曰不欽則或失之於怠慢不恤則或失之

於慘刻二者刑之所由不得其平也故必主之以

欽定四庫全書

御覽經史講義
卷九

二十七

欽而加之以恤此傳所謂欽恤之心未始不行乎

其間者也

臣謹按王樵引孔疏云敬之敬之惟此刑罰之事

最宜憂念憂念此刑恐有濫失欲使得中也據此

則聖人立法制刑之心大略可想矣聖人原人情

之輕重然後用其常刑使君子不陷於非辜小人

不至於苟免人將遷善遠罪日趨於君子之域此

則刑期無刑之謂也至若刑之不可已乃不得已